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六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音

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

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反乃改國號曰晉

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增釋許氏曰今考堯都雖

譜謂晉陽蓋封叔虞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

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為晉侯晉陽實晉水所

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

以水得名其地一也孔疏燮生武侯成王封為

成侯服人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
以下又徙翼及武公奔晉又都絳也
齊音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去聲遠有堯之遺風

焉

解錄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
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張南軒曰堯之遺風

只是後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乎辨有遺風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

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輯錄通釋曰武公能

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號若子欲

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

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

魏風晉晉又以此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

如此春秋後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

皆在今絳州輯錄太原府即今大原府曲沃及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

月其除音慮無已大康音泰職思其居音據好報

反樂無荒音荒良士瞿瞿音俱

賦也蟋蟀蟲名以蝗而小芒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

或謂之促織輯錄蟋蟀一名蟀一名蟀一九月在堂室有戶

為堂此與蟲風九月在戶相合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音也

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顧其後也○唐俗勤儉故其民間

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閑之時乃敢相與

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

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不可不樂然其

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

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不可過於為樂如此蓋亦顧念其

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

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善於為樂蓋如此

其居答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蓋其民俗

懼瞿警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蓋其民俗

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輯錄通釋曰自堯而至於

周蓋十餘年矣而其

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心故其民間實勤儉之
習親愛和樂之恩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
之所以為厚也解頤曰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
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
畏然而不以勤儉為事則財不聚而用財有節矣猶
恐其樂於一得之為過也必也勤儉而用財有節矣
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男
子之所當務者稼穡紵績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
桑麻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為則
粟有餘粟織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飢不寒
而於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
邇頌亦不過如此而已
豈不可以為美俗哉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無已

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好樂無荒良士蹶蹶叶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
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

所不及也當過而備之也思其外則不止於思其內

近憂故當思慮在事外也思之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動即動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叶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孔疏曰役車可載任器以供役亦

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愒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

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輯錄補氏曰無人之役車猶

平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謂所職之外

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始則矍矍然而

以樂而謂之良士爾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
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

保君有也

○山有漆音隱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

樂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不徹琴瑟陳氏曰

故謂災變喪疾之類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

永長此日也此篇衣裳車馬宮庭鐘鼓酒食日鼓瑟

憂深思遠而善於為樂蓋如此

山有樞二章章八句

勸人為樂之意反覆道之

中言他人是保未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

亦憂深思遠也○增釋此詩究其死矣他人是愉

愉是保入室之意道果有其然乎詩人無非勸

人及時為樂之意若上章好樂無荒其言有制

此為之答固將以廣其意而寬其憂其言未免有愈憂而愈憂之弊矣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素衣朱襮博從子乎沃音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

此也鑿鑿嚴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

純音也繡黼為領丹朱為綠也繡黼郊牲云繡黼

禮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此所謂服即特牲之中衣歟

也沃曲沃也喜縣故曲沃也今隸解州○晉昭侯封

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繡黼按左傳史記晉

曰成師穆侯薨洸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

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

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末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為桓叔後七年晉大臣

誅潘父後六十年桓叔之孫武公終并晉國其後沃

盛強而晉微弱國又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

弱而石嶠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鄭晉之衰喜沃之盛則人心有沃而無晉矣輯錄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以此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暴反素衣朱繡叶先

從子于鵠叶居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

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利新我聞有命叶彌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

為之隱也輯錄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告人乃所以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

深告昭公

矣情既知隱而不告者豈非助逆而欲歸之也○

氏曰古者不執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

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田氏以家量貸

以公量收貸多取少民皆德之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

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哀公六年

公卒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於魯陽生以夜至齊立

之是為悼公愚謂自古賊臣陰結人心以盜之國者

多矣然使為君者施實德以惠其民執主柄以御其

下恩威一出於已則彼將何所容其為哉此皆儒之

君所以為可罪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一其章二章喜

隱其情而助其叛○隋釋此詩桓叔將以傾晉國之人欲叛而歸之故作是詩據無衣之詩桓叔之孫武公始伐晉城之疏義云無衣之詩本史記說與春秋不同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之子碩大無朋椒

聊且反子餘遠條且無朋言無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

興而比也椒樹似菜更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

語助也朋比也此例也之蕃盛則未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

此以椒之蕃衍興沃之盛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

大蓋用蕃盛之意為興也而實益蕃也晉至於沃而勢愈盛猶椒至此不知其

所指序亦以為法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反九彼其之子碩大且

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躬韓錄李氏曰陸農師云兩手為

相飾而篤篤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誇美之意反覆道之○揚之水

方言其盛大耳揚之水言我聞有命則纂逆已

成之勢也二詩之次序當然一遠嚴氏曰此詩

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

網直留繆反東新二星在天今夕何夕

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三星心也在天昏

興也網繆猶纏綿也謹密如此三星心也在天昏

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七月今季春之月昏七星中

也星宿在正南則心星在正東矣三星心也在天昏

之一宿而如此詩為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未

日在異昏時日論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

輔氏曰圣人歸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自強于以治也

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仲春令會男女

今至三月則失其時矣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網繆以

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

忽見良人之在此按為偶然而見此則其所幸而見

言所事而以其所見者為與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

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喜不自勝如此

釋許氏曰仲春會男女禮也今過時之人自謂婚姻之道失矣而忽得遂此所以樂也

○網繆束芻九反三星在隅叶語今夕何夕見

此邂逅戶解反迨胡豆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

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網繆束楚三星在戶侯古反今夕何夕見此繁

者叶章反子兮子兮如此繁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

昏而正東夜久而東南隅夜分而正南蓋衆星隨天而轉繁美也此為夫語婦之

詞也或曰女三為繁一妻二妾也輯錄毛傳云三為繁人

三為衆女三為繁又日繁美物言美女也

網繆三章章六句以夜之淺深為次序

有杜徒細反之杜其葉涇涇私叙反獨行踽踽俱馬反豈無

他人不如我同父扶兩反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

無兄弟胡不攸七利反焉

興也杜特也杜赤棠也輯錄孔疏曰陸幾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

赤紫子遊
 而辭無味。滑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公兄弟也。此輔。欣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杖然之杜。其葉猶滑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特生之木若甚茂而獨行之人則無與。人不知物。故以為
 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閱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也。予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畏畏。求索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畏畏無所依貌。

杜杜二章章九句

由同父而同姓。以親疎為次。此詩恐亦因

沃骨肉相爭。致使民之兄弟欲相棄背。而知理者。自相戒之。辭耳。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予之故。攻平古反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袂也。上下通服。君

純羔。大夫間之。故以羔皮為裘。以豹飾袖口。若居未詳。

○羔裘豹袂。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予之好。呼報反。呼候反。

賦也。裘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疑亦喜其大夫之

不可曉也

蕭蕭鴉羽集于苞栩。况馬王事靡盬，不能執殽。黍稷父母何怙。反。候古。悠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此也。蕭蕭羽，登鴉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

輯錄本章注，樂未三四月開黃花，八月九月結實，其實為皂斗，柞櫟皆有斗，爾雅曰：櫟其實珠，釋曰：珠盛實之房也。其實櫟也。有珠，櫟自表，柞櫟也行也。羽，皆櫟之通名。櫟斗子煮食可止飢，殼堪染皂。盬，不攻，綴音也。爾錄季氏曰：王事靡盬，謂執樹怙恃也。○

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鴉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又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

勞苦，今乃又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

樂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蕭蕭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此也。極，已也。

蕭蕭鴉行，尸即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此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

也。粲，粟類也。有數色。輯錄本章注：凡云粟米皆是粟，青而細於黃，白粟黃粟，穗有毛，粒青米亦微大，毛長殼米，俱屬於白粟。嘗食也。常，復其常也。復其常也。

遂安居之樂矣。

鴉羽三章章七句

一章言居處何時而可定。二章言行役何時而可已。三章言鴉

時之樂何而可復輯錄通釋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此門云王事適伯子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於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增釋此詩言君子之於王事不可不盡心竭力堅牢及鐵母乃行投之及勞苦之甚而不得觀其積養文母故呼天而告之曰何時而得安其所也何待行役而得已也可時而得獲其常也言甚有感怨而不迫雖謂唐風之學其為人上者庶民無刺蓋可見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衣三章一曰火三曰宗彙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見七章也其餘如冕則七旒纁七旒之類皆長也韞見春官典命又司服云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籍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纁纁七旒貳子天子車七乘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輯錄陀本孫作子詳見鴉羽序注季氏

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

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輯錄黃氏曰豈曰無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詞也外示強大中實款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

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

既負弒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輯錄輔氏曰請命于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悖慢無禮亦甚

蓬王會其寶玩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

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
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

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此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纁六

六章服則五章與子男等稱歸王氏曰六者子男之

與子男同燠燠也言其可以久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始言七終言六以謙損降殺為

人所不與也以其世考考之初滿父弒昭侯而

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恒叔初

舉而國人與也其後曲沃晉人復立孝侯

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

子於是為郭侯此莊伯孫也

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尤是為哀侯

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

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緝此武公四舉而國人

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緝滅之盡以其實

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

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

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

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

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呂東萊曰以史記左傳

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帥于曲沃專

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

侯欲納成帥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

沃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

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

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

諸侯五失也大夫竊於陪臣其則禮樂征伐移

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則禮樂征伐移於

顧曰武公之事人為情所不與其所來者漸矣

所必誅而序以為美人失其首矣且武公惟法

無王之之心而動於惡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

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不附非假王靈則終

不能以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終

閔朝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為信王者固當正名其罪命方伯總帥帥諸侯以討之曠其都而戮其人為晉立君而後反則人紀既壞而復正王綱已弛而後振文武之道復興於東周矣不此之圖顧乃貪於寶玩而爵命行焉其為長惡也大矣夫子不刪其詩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

中心好呼報之曷飲於鴛食音之

此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杖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

寡弱之足患哉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正月來遊中

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道左則僻道周則迂杖杜生于僻左迂合兩句而為比輯錄言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適我且不肯况肯未以遊

輯錄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慮之淺深為次序以飲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曷患於寡弱哉

葛生蒙楚歎音蔓于野叶上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興也歎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

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藪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羨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此以人不與物為興

○葛生蒙棘，藪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塋音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御反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此，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輯錄張申軒曰：知其死之無日矣，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

亦傳之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也。玉也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前三章則思之切，後二章則思之專。輯錄輔氏曰：大序所謂發

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者是詩可以當之矣。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因反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輯錄首陽在河東蒲坂縣亦名雷首山，通釋曰：集傳以首

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為山

名論，若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巔，則曰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

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山巔固有人言以是而或未必於山之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或曰興也。難言反意。相承則興也。言下章放此。輯解。解頤曰。無遽以為信。則欲其察之詳也。曰舍之。而無遽以為然。則欲其聽之審也。能如是。則雖証之以理。之所行。計且有所不行。况欲味之以理。之所無其計。察孰得而行哉。小人之為讒。諸或積小以成大。或歸虛以為實。其為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尚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此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此也。而美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此也。從德也。

未卷三章章八句。反覆譏刺。輯錄。卑雅曰。本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按此。說有簡兮。隰有苓。之可證。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憂深思遠。扶柱好賢。蓋亦知所崇尚者。雖讒有刺。在厚。有怨亦無責於變風。時惟武公之元。惡大惡。則國風中所無有也。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

疏秦者隴西谷名漢地理志隴西秦亭秦初伯

益佐禹治平水有功賜姓嬴氏

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秦本姓秦之

先帝顯瑣之苗裔孫曰文脩生大業生大賢是

為伯翳地理志秦之先曰伯益又云嬴伯益之

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門姓氏如

何分別朱子曰姓是大總嬴氏是後來久第

分別而氏其後中音滿又音映居西戎以保西

不同也其後中音滿又音映居西戎以保西

事周孝王養馬於河音牽解縣地理志曰沂水

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

宣王時大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

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為王為西戎

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

襄公為諸侯曰能逐大戎即有岐豐之地

制棄祖宗與王之地以崇贏秦俾

之富強齊禍周室則平王之罪也

襄公遂有周

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

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唐既變則先代之風盡矣夷狄強六無怪也故

次以秦愚謂王道衰國異政於是無者而

文秦穆相繼以起齊魏唐秦上屬王鄭或以

也又按秦與吳楚皆非中國秦有詩而吳楚無

之不知何故然蘇氏謂周之盛時千八百連入

者止如此雖小如檜曹亡如邾鄭魏皆在其中

則是者自有無者自無非天子不能以列之

樂官亦非本有而天子則之也吳楚無詩無

鑿矣召伯之燕亦當以此列觀之

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為大戎所
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于西戎則二戎者
固秦之世讎也及幽王為西戎所殺則二
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讎哉使平王而有志焉則
於襄公之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而討
之則王豈可不以不東我難可以必能逐大戎
讎亦可以少報矣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墳墓在
有岐豐之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
在焉宮室之羨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
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生
之地封方百里者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
是矣而一旦變而并之於秦藉曰其地也為大
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
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句踐之志則必不若
是忍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讎而
不報棄先王之土也人代而不恤也先王之宗
廟墳墓而不顧也秦之法度而不守也
使與王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之代興
不待他日而其味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顛因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顛有白毛今謂之的顛

孔疏曰的白也顛顛也今之戴星馬王氏君子指秦

曰白顛蓋名馬驛盜驪赤兔的顛之稱

君寺人內小臣也今內小臣之官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詩謂曰寺人令使也○是時秦君始

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

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謂錄廣韻創與初同初也秦

秦之先古昔所未嘗有也

○阪反音有漆隈有栗田結反叶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

不樂洛音逝者其老矣地一反

興也八十曰耄逝往也其言逝者猶曰自今以往也○阪則有漆矣隈

則有栗矣輯錄阪者曰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夫

今不樂則逝者其羞矣輔氏曰秦國方興禮儀初備人心歡悅而勸其為樂本同也至此

齊魯風山有樞之言不同愚謂勸其為樂本同也至此

非惠比矣此為無義之與山有樞以樞句與六句此

詩則以兩句與兩句後兩句在與外無氣也秦

之發以此而止於為秦亦以此。增釋傳文六句以

樂逝者其亡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

與也黃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二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首章誇其所有

駟驥田結孔阜樂有在子公之媚媚其子

從公于狩叶始

賦也駟驥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其也阜肥大也六

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駟馬兩轡納之於軾即轅

決環之有古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

者見小戎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

輯錄嚴氏曰首句言馬之良二句言御此亦前篇之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常公曰左之舍音技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久獻狼夏獻

麋春秋獻鹿豕群獸之類諸本脫我字又鹿奉之者

虞人冀以待射也輯錄此本毛傳與天官獸人

入云春秋獻獸物注狼

膏養藥膏散聚則溫散則涼故冬夏獻之春秋寒濕
適故獻物皆獻之孔疏曰獸人所獻以洪膳虞人無
奉獻之文故引獸人頌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
之文以解時在耳頌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
使左其車以射音石獸之左也蓋射必中音去其左乃
為中殺五御所謂遂會左者為音去是故也詳見車及
日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音射之
捷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音射而不言
標技矢括也音射以鐵為首故技為末括曰左之而捨技
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胡輶音車鸞鑣後驕

載檢力驗歇許竭驕許喬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謂習也輶輕去声又

也鸞鈴也鸞為之鸞馬銜也驅音去又逆之車

鸞鈴於馬銜之兩旁逆迎也謂與禽遇也釋曰夏

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御音來聲車則鸞在銜

和在軾也檢歇驕皆田犬名長喙音射曰檢短喙曰歇

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解曰家說文口也黃

為田軍而游園載檢於轡車以歇其驕逆王曰韓愈

字不從犬也嚴氏曰犬無短喙者也未知然否韓愈

畫記有騎音去擁田犬者亦此類推抱也言騎馬

駟職三章章四句首章出獵二章獲獸三章畢事

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以田獵疑即

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

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壯人隨公以田獵疑即
大獸以待公之射禮義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技
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
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轡車鸞鑣載檢歇驕
維田犬而亦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
叙其事而誇美之也秦本保于西我自非子為

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襄公為諸侯盡
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
儀待節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
所缺者亦多矣張南軒曰讀車鄰駟職之詩則
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
之事競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
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增釋詩氏曰此
但以君所乘車而言初馬一色君車之選也
命此人也舍後則獲君射之善又以見御之良
也詠其辭意則車馬侍
從之盛不言而可見矣

小戎

伐

五檠

梁

駟

游環

有驅

懼反又

陰

鞞

績

文

茵

暢

反

駕

我

騏

言

念

君

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

輯錄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比天子之車也謂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

也後漢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

戰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

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

後收也輯錄孔疏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惟

故以淺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內

前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軾下

而軾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梁軾也又以皮革五處

束之其文意歷錄然也游環鞞環也以皮為環當兩

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

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

之有鞞是也輯錄定公九年注言脅驅亦以皮為之

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
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
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軌一作
或從九扶反反嚴氏以此為是蓋車軌前為軌也軌
從九居謀反昭武黃氏以此為是謂輪有高下廣狹
皆定於軌輪中之軌既同則揜亦同後人因謂車
轍為軌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之中實得三尺三
寸愚按如此則車軌前總謂之軌音如范其兩輪相
夾之中車轍以上高廣皆三尺三寸謂之軌音如范
二字皆可通也橫側揜之者橫用一板揜其前側用
二板揜其左右三面而揜之橫側揜之內與軌軌相
映軌以皮三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錄
毛傳軌所漆續陰版之上有續軌之處消白金沃灌
以引也其環以為飾也輯錄孔疏曰漆沃也謂消白金以
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

故別為二韉以引車亦謂之韉輯錄羅氏曰韉當

馬之胸胸前有左傳曰兩韉將絕是也輯錄孔疏曰

衡則為二韉係陰版上令驂馬引之大板于田文因

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較者車輪之中外持輻

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較一尺有半兵車之較長三尺

二寸故兵車曰暢較輯錄孔疏曰言其騏騏文也輯錄

風鳴馬左足白曰鼻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温其如玉

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為屋念其違在

日在其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

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以滅成之族及襄公上承天

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

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
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輯錄朱子曰襄公
以不自已者豈伎念之心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
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
公所以樂
為之用也

○四牡孔阜扶有六轡在手騏驎音是是中叶諸馬古
仍反馬花

反驪是駟叶疏龍盾順允之合塗以艘古完
反輶音言

念君子溫其在邑叶於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駟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駟驪

黑色也香干也輯錄孔疏香
以木為之畫龍於香合而載之以

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輯錄黃氏曰香者
今徒箭牌也香狹

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必以二盾比而合之乃
足為衛非防其破毀也與二盾重弓意不同

之有古者輶駟內轡也置輶於軾前以係輶故謂之
輶輶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
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之極也

○伐駟孔羣音精矛塗錡徒對反叶
朱倫反蒙伐有苑叶音虎
盧

張音亮鏐音雁交鞬音弓竹閉緄古本
反滕音登言

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監良人秩秩德音叶一
陵反

賦也伐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

馬之旋習也孔甚祥和也輯錄物不和則不得
羣聚故以和為羣也九矛

三隅矛也刃有塗錡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

刃在上為未其本之底者為錡輯錄曲禮注錡為矛柄尾
平底蒙雜也伐中干也看

之別名音食允反大者謂之擗中
者謂之伐干盾亦其類也苑文貌畫雜羽之

文於盾上也虎韋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
馬當背帶也交韉交二弓於韉也謂顛倒安置之必
二弓以備壞也閉弓繫也儀禮作鞞緄繩勝約也以
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繫弓體使正也
正弓曰繫音景弓繫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
讀如字正弓器也寧也厭厭安也安重也言其秩秩有序也聲言之著
自近及遠所謂

秩秩之德音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輔氏曰以主車馬兵器言下以

義也釋經解頤曰一章言其車之善二章言其
馬之良三章言其器之備以如是之兵甲復如
是之寇讎此其誇誇之詞也溫則言其德之有
易厭厭則言其德之安靜秩秩則言其德之有
常以如是之君子而親如是之勞苦此其閔惜
之詞也西戎者秦人不共戴天之讎也故復難

討賊之義不特其君知之其卿大夫知之其
人知之雖行役者之婦人亦無不知之而其形
於言者如此東周之
君臣亦可以少愧矣

兼古恬反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兼似荏音九而細高數尺又謂之兼音廉爾

蘆屬而小可為葭蘆也兼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

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秋水盛川流之絕者亦通無

水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遊流而上

上聲也遊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

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

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

指也秦無尊賢好德之風又無男女淫奔豈朋友相

念而作與。輯錄解頤曰白露為霜言其時之

暮也在水一方言其居之遠也迫之將欲使之

以水之遠所謂伊人果若何而求之將欲使之

而求之求之與則雖近而不可至然則斯人也在乎心誠

可見乎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亦在乎心誠

求之而已所謂伊人雖不知其所指然味其詞有

慕之意而無褻慢之情則必指賢人之肥遯者非是

不知其何人耳舊說以為未能用周禮者非是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涓溯洄從

之道阻且躋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涓水草之交也岸有草

交則水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之際也○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

音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溯洄從之宛在水中沚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值而

出其右也輯錄直當也又小渚曰沚

兼葭三章章八句忠念之意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

類如渥於角丹其君也哉叶將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輯錄京兆府即

今陝西西安府條山楸音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

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

有乘者二者兼備
之意故以為興
此秦人羨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馭
之意也
車鄰駟馭終南秦之始興也而國人之羨其
君者不過田獵之儀車馬侍御衣服燕樂而
已禮樂教化未之聞也
守此豈創業垂統之謂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蕭蕭衣繡裳佩玉

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散之狀亞兩

已相戾也漢韋賢傳注云亞古繡刺反繡也將將

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

安寧也不忘只是無窮之意

終南一章章六句一章美之二章美而祝之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

表之精誠其穴叶戶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

殲子康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

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墻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

贖音茂也○秦穆公名任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從開皆秦之良也國久哀之為去賦黃鳥事見春

秋傳見文公六年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

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此從穆公

亦相呼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墻中也三子皆國之

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贖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

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部反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鉞鉞音虎維

此鉞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黃鳥二章章十二句此必以其兄弟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

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

乎本縱無法以遺去聲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

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扶又東征也

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

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孔又則三子亦

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

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墳其罪有所歸矣穆公

皆不仁之君而康公尤可罪也左傳宣

公十五年魏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命也又

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才用死死者六十

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去聲焉

蓋其初特出於戎翟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

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

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
 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
 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
 皇之葬後官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
 哉愚於殺人秦俗相傳之大敵輯錄朱子曰始
 皇葬驪山下錮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
 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官無子者皆令
 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也通釋曰古之葬
 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
 不幸流俗之弊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至於用
 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心况
 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
 言反以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年傳至莊襄
 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繼夫始皇不知
 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
 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

說伊孺

彼晨風

叶享

彼晨風

惜反

鬱彼北林

未見君子

憂心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說疾飛貌晨風鷓也鷓性急疾其飛
 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及夫不
 在而言說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
 君子而憂心欽欽也物有所歸則意甚得人無所託
 則憂不忘人不如物故以起
 彼君子者知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秦墓音刻也
 戶商也
 之歌同意蓋秦俗也百里奚實顯遺棄其妻妻作歌
 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
 雌炊麥多今日
 富貴忘我為
 ○山有苞櫟盧狄反叶
 歷各反隰有六駮邦角
 反未見君
 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山則有苞櫟隰

則有六駭矣六據所見而言也未見君子則憂心

靡樂矣山高深下則有樂與駭夫婦離別則有靡樂

與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櫟隰有樹樛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櫟唐棣棗赤羅也輯錄陸氏曰其文細密實似

梨而小酢醋可食實小而味甘酸可食也輯錄陸氏曰

有晚美者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憂思之意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袍毛反王于興師修我

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音補也補用新錦為縵也輯錄玉藻云縵也

也衣之有帶者用新綿則謂之袍戈六尺六寸輯錄周禮曰

六寸松櫟柄也音也矛長二丈輯錄周禮曰尋倍尋曰常尋有四尺

四尺是也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

悍樂於戰鬥故其人爭君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

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

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輯錄其有蘇氏

非為爾之無衣也君有仇讎蓋欲與爾共報耳蘇氏

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輯錄

陳君舉曰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在於人心者未或

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應也後章效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反王于興師脩我矛

戟叶苑反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澤即

字通澤也。澤即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作起也。言起而大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叶

反與子偕行叶

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洵澤裏而澤澤轉下而裳同仇

後之序。增釋許氏曰秦舊周也。先王遺化。有存者其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裳者。相明之意。

也。修我甲兵。與子同仇者。相死之心也。但秦不善用之。一導之以武事。而不知以禮。故敦厚之

風化。為剛暴之氣。而遂至於不可禁也。此詩之作。君子知其有漸矣。西戎乃秦人不共戴天

之辭。而又有王命興師。是以同心疾之。謳吟思聞。雖其風俗所致。然以義動者。人樂為之死。亦必然之理也。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樂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

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

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

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

音趣舉也。八州而朝。潮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

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

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

疆毅果敢之資。亦足以疆兵力。農而成富。疆之

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

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

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輯錄補氏曰

聖人也然堯之風歷三代而尚有遺於晉至文

武之風則一變為秦而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

之時風氣方開其未散善之人則孩提之時

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於孩提之時

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年日益壯雖

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謝氏曰

王沒於驪山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

之大罪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離之

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其

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

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

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解頤曰

子同抱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

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為之

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豈非一日之積矣彼豈之

地雖已為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

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

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讎之事也

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

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計賊復讎之志既衰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

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

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

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輯錄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右扶

水之路車諸侯之車也輯錄董氏曰中車金路以封

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乘黃四馬皆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

反玉佩叶蒲音反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

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輯錄嚴氏曰送舅而或有所思則思母也

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

而次玉輯錄曹氏曰玉佩所瑱瑤瑤之屬輔氏曰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

心之發固如是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贈送之意不一而足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

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小戎子生夷吾允姓之戎子女也驪姬生奚齊其姊生

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

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去聲天

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

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

之是為文公此具晉文出入本末以見康公送之之由王氏曰至渭

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

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輯錄謝氏曰送之厚念母之心可

見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

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平狐之

役魯文公七年秦康公納公子雍於晉不受禦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之

也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

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渭陽之思可取而令狐之怨可引張氏說

以斷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叶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解

陶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

者而其後禮意寔衰供億寔薄德安也供其置至於

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秦君非有

好賢之誠心者故其無恒如此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已今也每食不飽叶捕

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勝輯錄勝孔疏作升方曰簋圓曰簠

盛音稻梁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禮記章句五句

無餘已不可不納則矣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

王每置酒嘗為去去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

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

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于我於市遂稱疾申

公白公強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

一旦大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

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

忘道之人胡可與又處豈為區區之禮哉解

小貌此句蓋與上文失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

小禮相應輔氏禮作醴也引此以明詩人之意不在禮之厚薄而在誠之至與不至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小戎無衣見秦

人之勇於公義如此車降駟驥終南秦之盛也駸駸乎不可遏矣惜乎殘忍不仁有黃鳥簡賢棄禮有權輿而骨肉相忘習俗之薄又有如晨風者秦之所以易興易亡者以其先王禮義故也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七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音在禹貢豫州之東

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

周武王時帝舜之胤有虞闕音父為周陶正武

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音大姬

妻去聲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

帝帝堯之後其為三恪樂記云武王未下車封

後於祀帝舜之後於陳是為三恪恪者敬也先

聖之後當敬者也輯錄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姓

云舜聖故謂之神明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五教

巫覡胡狄歌舞之事其民化之大姬無子故好

歌舞之事
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按陳州舊名陳州

亦宜若變風之終又變風之終
治之詩故二國不可先陳而以陳烈於
其前也
陳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子之湯他即他兮宛丘之上辰羊辰兮洵有

情兮而無望武方武兮

賦也子兮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

丘解錄死立因以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

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善雖信

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補氏曰

情也威儀之可瞻禮也弱於情者必不足於禮也詩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五反無冬無夏叶與直

其鷺為羽

賦也坎擊鼓聲直植也鷺春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

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

解錄凡此曰持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坎其擊手方有宛丘之道叶徒無冬無夏叶與直

其鷺翻音鼻其鷺翻音鼻其鷺翻音鼻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即今翻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二章刺其以於蕩

東門之枌符云宛丘之栩况浦子仲之子綏綏

素何其下叶後

五反

賦也粉白榆也先生業邵著音茨皮色白子仲之子
子仲氏之女也娑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
其事以相樂也

○穀旦于差

初佳反寸

南方之原

無韻不續其

麻

叶漢娑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且以會于南方之原

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此章專主

○穀旦于逝

越以離制

反視爾如淑

反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醴衆也適行也淑苑

音采音也又名

荆葵紫色

起以無菁濮氏曰此水草多花少葉又

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椒芬芳之物

也○言又以善且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

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苑采之華於

是遺聲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增釋吳師道

握椒與贈為藥相夫幾何傳謂男女慕悅道顏色之

止為男女歌舞相樂之詩若無末二語則亦

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

追言昨日之事二章

之事二章又陳今日之情輯錄輔氏曰夫民勞

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

甚矣故繼以東門之粉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

日男女雜處淫亂必生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遲必悲之洋洋可以樂音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音

門之室謂之塾。增釋許氏曰。衡門之詩。言士所

作阿塾堂宇。傳因斷文之舊。亦大約言門之深者有

是名也。命士之堂三尺。庶人蓋無級門之制。豈

復若是。然哉。然則衡門同隱士之常然耳。此惟

衡木為之音疏音衡音古音橫音字音樓音遲音遊音息音也音必音

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音而無求者之詞

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必水雖不可飲然亦

可以玩樂而忘飢也。此與衡詩考樂相似。○增釋此

外慕之心雖曾賦賦實以此意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賦也姜齊姓音齊音宋音皆大音

賦也音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音

賦也。齊錄本草鯉魚脊中鱗一道數毛尾無小大

宋姓。食色性之欲也。而食魚不必魴鯉。娶妻不必齊

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斯人之謂歟

衡門三章章四句音一章則自安而無勉強之意二

○陳詩十篇二詩蕩六詩濞一詩刺惡人所幾

之風不良之徒皆可惡者惟衡門之隱君子則

卓立乎流俗者也賢哉

東門之池可以漚音麻音彼美淑姬可與

晤音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音漬音疾音賜音

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

也音○此亦男女會遇之詞

齊錄孔疏漸

濟使之柔忍

晤猶解下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語相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韞錄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皮之表，但得其裏，緝以織布。

反。直。呂。反。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皮。之。表。但。得。其。裏。緝。以。織。布。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古顏反。叶。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興也。管，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而報。宜為索。

也。韞錄陸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管。刺，刺與管也。皆謂管也。黃華者，俗名黃芩，即刺也。白華者，俗名白芒也。

管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愛慕之意。反。覆。道。之。

東門之揚其葉牂牁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揚，柳之揚起者也。牂牁，盛貌。

明星昴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賢

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揚其葉，肺肺音計反。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興也。肺，肺猶牂牁也。晢晢，猶煌煌也。相因，特即所見。

以為興。上章同。

東門之揚二章章四句。疑慮之意。反。覆。道。之。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所宜反。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知而不已，誰肯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折也。夫，指所刺之

人也。誰，音昔也。猶言疇昔也。韞錄：誰，疇昔也。發語之辭。○言墓門

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人皆知之。

人皆非之矣此以惡惡之意為興 國人知之而猶不自改則自嗜音

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

所指也輯錄慶源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於隱微之

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激而自

改也今其為惡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嗜

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

之訊予不顧叶果顛倒思予叶寅

興也鴉鴉干嬌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

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

其惡以訊之者矣此以可惡之物訊之而不予顧至

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改惡為善則可免

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

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前章絕之後

防有鵲巢其其有旨苕徒離反叶誰侂陟留反

予美心焉怲怲和勇反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印丘旨美也苕若饒也莖

如勞豆而細葉似莖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

小豆藿也侂張也輔錄毛傳猶鄭風之所謂廷居望反

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怲怲憂貌○此男女之有私

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印則有旨苕

矣今此何人而侂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怲

怵乎

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

○中唐有磬

蒲歷反

邛有音鷓

五歷反

誰侑予美心

焉惕惕

吐歷反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

輯錄疏堂下至門之徑也

磬

音瓦

瓠

音也

注曰既既也音鹿重

鷓小草雜色如綬惕惕猶怵怵也

防有鷓巢二章章四句

憂慮之意反覆道之

月出皎兮佼

古郊反

人僚

音了

舒窈窕

鳥了反

糾

已小反

兮勞心悄

七小反

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窕幽遠也糾愁

結也悄憂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

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窕之情

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此因所見以起興蓋月出於表正私心所發之

特也意與東方之日畧同

○月出皓

胡老反

兮佼人

慤

力久反

兮

舒優

力久反

兮

舒優

反受

叶時反

兮勞心

慤

七老反

兮

興也慤好貌優受憂思也慤猶悄也

○月出照兮佼人

燎

力召反

兮舒

天

於表反

紹

實照反

兮勞心

慤

當作慤七馬反

兮

興也燎明也天紹糾緊之意

凡人心平則舒緩有憂則糾緊慘憂也

輯錄燥七馬反恐是叶音當與白華篇內同又音草呂氏曰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與

月出三章章四句

思念之情反覆道之輯錄解順

之也切其憂之也深後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思求而不獲哉昔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胡為平株林從夏反南叶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輯錄寰宇記陳州西安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

株林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故城在南陵縣南七十里季氏曰王氏以為株邑也邑外曰郊

外曰彼彼外曰野野外曰彼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於夏徵舒

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

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

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

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繩益反馬叶說音於株野叶乘平

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合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鄭氏曰我

株林二章章四句前章隱其惡後章顯其深於惡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

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息列

諫不聽而殺之宣公九年後卒為夫其子徵舒所

弑宣公十年而徵舒復扶為楚莊王所誅宣公十

荒穢者必亡弑逆者必誅集傳舉其大要而所以示鑒戒者亦明矣輯錄左氏傳史記靈公十

四年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衰其相服以戲于朝洩治諫曰公卿宜淫民無效

焉公告二子請殺洩治公弗禁遂殺之十五年公與二子飲於夏氏謂行父曰徵舒殺之對曰

亦以君戲舒怒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自立為陳侯明年楚莊王伐陳殺徵舒

立靈公子午是為成公父方武反相汝栗反婦人近身內衣射食亦反解頤曰衛之亂至於

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

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此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叶音有蒲與荷何音有美一人傷如之

何寤寐無為涕他第泗音滂音沱音

興也陂澤障也輯錄澤障謂障水之蒲水草可為席

者輯錄說文曰蒲似莞荷美葉也輯錄爾雅曰荷美

其本莖其華莖莖其實蓮其根自目曰涕上自鼻曰

泗此詩大旨與月出相類晉釋許氏曰月出男子

也男子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

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

矣即彼之地則有其物即此之事則獨無其計物與

為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古類反叶有美一人碩

大且卷其負反寤寐無為中心悄悄烏玄反

興也蘭蘭也卷鬢髮之美也輯錄李氏曰靈令其人

則悄悄猶悒悒也輯錄不女也又憂也

○彼澤之陂有蒲萹戶感反萹大感反叶有美一

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為輾轉伏枕叶知反

興也萹萹荷華也儼衿莊貌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

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思念之情反覆道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輔氏曰陳風十篇

女淫佚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之所致也。愚謂淫亂之風。鄭衛以外。陳為最。陳詩首以遊蕩之詩。以見蕩則必淫也。若魏之儉。齊之亂。唐之憂。深思遠。秦人勇。赴公義。而汲汲乎興國。則又豈暇於遊蕩哉。是故淫亂之詩。三國先焉。有以也。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

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

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錯。易

程子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錯。與措同。施布也。安著也。男女者。三

綱之本。萬事之先也。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禮。而後父子有親。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

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

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降。民之死

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平復力六亦

何疑哉。詩之為教。懲惡勸善而已。春秋書亂

取淫奔諸詩。悉去之。則善有可法。惡無可戒。恐非聖經本意矣。輯錄通釋曰。變風終於陳

靈。其間詩凡一百二十八篇。以集傳考之。男女夫婦之詩。凡六十六篇。不啻居其半也。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

方之北。滎波之南。輯錄滎波。孔氏以為一水。周

音滎。差音詠。居漆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

後。輯錄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

帝顓頊高陽生稱稱生卷章世本名老童卷章
生重黎為帝嚳高辛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
帝嚳命曰祝融祝大融明也其工氏作亂帝使
祝融誅之而不盡帝乃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
居火正為祝融吳回亦卷章生吳回生陸終陸
終子六人其四曰會人此即檜之祖也姓檜
本祝融所封之靈惟云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
姓之後處其地如音云
遷國焉諸本作今之鄭州即其地也今隸河南
府開封蘇氏以為檜詩皆為去聲鄭作如邶鄘之於
衛也未知是否

羔裘道遙狐裘以朝直遙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
服也臨下朝君各有其服今檜君以臨朝之服○舊
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道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

敝詩人憂之禮小國也強於為治或可以免禍耳
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強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翩翩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翩翩猶道遙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豈不爾思羊照反豈不爾

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暉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憂念之情反覆道之輯錄補

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放也我心憂傷
各日出有暉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
中心是悼則其所關者蓋可知矣○增釋許氏
曰羔裘狐裘國君所得服非奢也然羔裘以視
朝可也而以道遙翩翩狐裘以朝天子可也而
以自朝其羣臣則固已失禮之正矣而又不能

強於政俗惟服其服尸其位而已觀如膏有罹
之言則實有好絮衣服之僻耳可不殆哉好絮
朱氏曰為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
者常不忘於中故其發言如此

庶見素冠兮棘人纓纓力端兮勞心博博音博兮

賦也庶幸也音音冠素紕音紕皮既祥之冠也語出記黑

經白緯曰編緣音去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故其縱縱音

爾哀遽之狀也記檀弓喪事故其縱縱爾吉事故其

音樂樂濟音音貌博博音音之貌○祥冠祥則冠音去

禫徒威則除之禫除服祭名儀禮中月而禫中猶間

禫及則除之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初喪至此元二

十七月矣禫歸祥亦祭名夫以從吉之義禫之言也

澹平安意也石梁氏曰禫注謂間一月則所間

不數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禫祭為二月則所間

月是空一月為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為二十七月從

樂矣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

時時若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輯錄解頤曰三年之

稱其服之難也棘以言其哀過之狀矣矣以言其毀

可即是而見之夫惟表裏之相稱本末之兼善所以

為質借乎今之不及見斯人也則安得而不勞心博

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

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謝氏曰同歸如書

非與之同歸其家也○庶見素鞞音音兮我心蘊音蘊結音結兮聊與

子如一兮賦也鞞鞞膝也以韋為之食因衣其皮先知鞞前後

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
陳氏曰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
言蔽也冕服謂之韞反其餘曰韞韞從裳色素衣
素裳則素韞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
歸矣韞韞韞氏曰素衣素冠不降之服也常情之所
厭見也禮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
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
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
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
大謙於其心者也此素裳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
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素冠三章章二句

素冠素衣素韞以上
下為次序而意漸深

按喪禮為去

文為君斬衰

三年

事父母致喪
三年事君致

喪三年詩人所指致喪者也此見三年之喪為
最重非徒服而已也韞韞韞注韞韞韞不緝也
言裁割而言斬者取其痛其心凡服上曰衰下
曰裳衰長六寸博四寸裳於外於之上當心李

實之曰衰綴於衣
因統名衣為衰也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予生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

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此惟本喪
之所由三

年之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

音現於夫子授

琴而欲術術若且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

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

夫子授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

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

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

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

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此見三
年之喪

為不易之定制短喪固非禮而欲過之者亦非
所以為禮也輯錄輔氏曰子夏問子禽之事毛
傳所載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王併取宰予之事
言之而不可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自有
所發而可以為情性之正矣又曰非以三年之
喪為足以報其親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
之忘矣者也至於聖人既為之中制則賢
者必當俯而就之而不肖者必當踴而及也

隱有長反楚犇反楚犇反難反其技反沃沃反樂反子之無知反

賦也長楚鮑音也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輯錄

曰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

大引蔓于草上一名榮楚生平澤中子細如棗核

弱不能為樹猗難柔順也夫少去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

長楚也○政頌賦重久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
無知而無憂也

○隱有長楚猗難其華芳無胡瓜二反天之沃沃樂子

之無家古胡古牙二反

賦也無家言無累大也

○隱有長楚猗難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隱有長楚二章章四句憂傷之意反履道之輯錄

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於物也。今也政

煩賦重不堪其苦反嘆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

匪風發叶方兮匪車偈反兮顧瞻周道中心

但都避反叶兮旦悅反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但傷也

○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天下無王則政自諸侯出強陵弱

暴寡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虐所以蔽小言當國者可知思周之詩獨作於檜曹者此故也

特風發而車傷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傷也

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輟錄荀子注言也故

中心為之怛然耳

○匪風飄匹逆反叶兮匪車嘌匹逆反叶兮顧

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輟錄爾雅注旋風也謂之飄嘌漂推不安之貌弔亦

傷也

○誰能亨魚漑古愛反之金符甫反禁音南誰將西歸

懷之好音

興也漑淋也輟錄金應輟錄文曰大金一日西歸

于周也言在西歸○誰能亨魚手有則我願為之

漑其金輟錄誰將西歸手有則我願為之好音

相呼為興也好音猶好語思以好音蓋言文武之為

可復爾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

之也嚴氏曰此詩當作於夷厲之時

匪風三章章四句一章二章其衰微三章其

能忘如此輟錄輔氏曰文武不綱周室陵遲諸

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願

道而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為之嘆

君臣之彙矣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

解頤曰周之盛時其君則文武成康其臣則周

召毛畢東諸侯之朝觀聘問與其臣之往來

以安百姓者若百川之赴海蓋靡日而不有也

而今也征伐之煩會盟之數吾小國僕僕焉奔走以事大國之不暇而隨周者寂乎其無聞也則安得不為之但然而悲傷乎夫惟適周者之懷然也故又重言以結之曰孰有能西歸者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所以重傷夫今王之不知古而又以重嘆夫今人之不知有王也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

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待席今之曹州即

其地也曹州今改為曹縣

蜂蟬之羽不裳葉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此也蜂蟬渠路也似結蟬身狹而長有角

字黃黑色朝生暮死蟬身狹而長有角

甲蟲故云以之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又有玩細蟬而

忘遠慮者故以蜂蟬為比而刺之言蜂蟬之羽猶

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有日

短而不久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於我歸

告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庶幾其有備而無患也則將

歸輔氏曰人有玩細蟬忘遠慮至如蜂蟬之朝生暮

死而不自知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

之耳○增釋金履祥曰君子念夫入雖不知以遠之

也蓋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苟有一毫自足

之心固君子之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蜂蟬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此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蜂蟬極反求勿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

說音徐叶
輸變反

此也極閑未詳釋曰武黃氏曰極通作極說文突
生極地而出也註疏闕者從憚之意此由上稟化
形容解閑也說舍息也

蜂蟻二章章四句憂思之意
反覆道之

彼候人兮何也戈與役音彼其音之子三百赤帶音

賦也諸本作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役受音

也輔錄孔疏二章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

自備職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

於竟荷戈文防衛候人者選十卒以為之有四方來者

也輯錄帶與較通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

為之故其字從韋又以其者衣單然一命緼音温赤

後者之故名為鞞之言也

黜色珩再命赤帶黜音質珩三命赤帶黜音質意後青珩鞞

大夫以上赤帶鞞軒鞞許氏曰周記公侯伯

士一命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

刺真君遠去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

與彼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帶何哉晉文公入

曹數注云軒大夫車言其不用禧負羈而乘軒者二百人左傳僖公

維鷄徒低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

與其服叶蒲此反

興也鷄音鳥澤鞞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

鷄處所不當處之地則欲不遂小人服所不當服之

服則身不稱此見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故以為興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涉救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
興也味喙音遂稱音去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
意曰稱意

○蒼鳥會兮蔚於貴兮南山朝隳子兮於阮
兮變力轉兮季女斯飢

比也蒼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隳雲氣升騰也婉少貌
變好貌○蒼蔚朝隳言小人衆多而氣盛也季女
婉變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
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一章二章即其衣服言三章即其恩寵言四章即其威勢言而其恩寵於此以甚惡於彼也

鷦鷯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

一兮心如結叶訖力反亦名戴勝今之布穀

也銅音朝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

物之固結而不散也專而無雜一而無二○詩及美

君子之用心均乎專均乎訓如一字故言鷦鷯在

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
如結矣鷦鷯之子七兮衆矣而所以嗣之者均乎如
容儀未嘗謹於此而不謹於彼亦均乎矣而君子之
然者以其心專耳其心專一則傲揚常存而施諸
身者無不中其常度矣衛武公以抑抑威儀為德之
偶而又以不愧屋漏為德之實蓋與此詩同一意也
然不知其何所指也曹小國也有賢如此則曹豈止

林之意則又非棄而在野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

去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與皆同其

見音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

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見樂是以由其威儀

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輯錄輔氏曰陳

為說不惟解得此詩意出又正得曾子所言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淑人君子其帶伊

絲叶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

興也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之自飛去則常

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

失其在棘居一以俟之則無不及愚按母常

不移見鳴鳩之專一專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

色如馬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

也書云四人駢弁今作綦絲帶則常駢弁如緇衣

稱也○言鳴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帶

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

也鳩性專一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

失其外之儀衣服者威儀之一也衣服亦中其常

度則施諸身者無所不均可見矣○首章是即其均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干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威儀本有常度其

使之各中其度而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四國者

無少差忒者矣

國非一人也然威儀俱中其度則教示之功可以均及於彼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傳引此者又以推廣詩人教所當謹者不但容貌衣服而已然父子兄弟亦特舉其大者而言其實人倫日用之間凡可謂之儀必其無不可法而後入法之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中淑人君子正是國

○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國亦非一人正是國胡

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能正國人則願其壽考使人常有所法也

鳴鳩四章章六句一章言其容貌二章言其衣服三章言其功用而為祝頌之詞又其起興之

用四章因其功用而為祝頌之詞又其起興之例不同首章及三章均章皆以兩句興兩句其後兩句在興外惟二章則盡以下四句而興之輯錄通釋曰鳴鳩之子雖非一而為鳩同之

心則如一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鳴鳩居以之則有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衆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為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帶與弁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亦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頌之詞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東定字曰心結而儀一也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近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也也國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

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良反

我寤嘆念彼

比而興也冽寒也爾錄列旁二點下泉泉下流者也

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愴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五室陵遲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

列彼下泉浸彼

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與其慄然以念周京也寒泉則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此衰周之比也而語又相應為興體。增釋許氏曰泉固以潤物也然必於春夏之時乃能發生至於寒則不滿於用而徒以浸彼稂蕭蕭草而又傷之耳於以見王澤不下流而所被之政非澤也所以寤而即嘆以念先王之治寤嘆則見其憂思之極嘆之不已惟寐則已爾卒章則先王之政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疎慄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音慄我寤嘆念彼京師叶蕭

比而興也蕭蒿草也解錄本草注曰其生如蒿高五謂之神物史記云蕭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京師猶京周也周京與京周京師一詳見大雅公劉篇也

也因異章而變文耳詳見大雅公劉篇

○蕭蕭薄工黍苗陰雨膏古報之四國有王報

比而興也蕭蕭黍苗薄工陰雨古報膏古報之四國有王報

○蕭蕭薄工黍苗薄工陰雨古報膏古報之四國有王報

比而興也蕭蕭黍苗薄工陰雨古報膏古報之四國有王報

治諸侯有功韓錄李氏曰鄆國今河中倚氏縣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

伯也○言黍苗既薄工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

既有王矣而又有伯伯以勞之前三章則棄類相似

呼盛相似而語又相傷今之不然也其不可思古是

然無可為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三章以前皆以傷今末章思古所以傷今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

九一爻尚存如碩大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

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亦可容息也輯錄安業氏曰

頓息以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中於卦為利陽未利盡獨有上九一爻利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為純坤然陽終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一月月中然後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陽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則為陰消之終即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息之始不容有間斷

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輯錄一陽在上則為衆陰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輔氏曰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日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下泉作於齊桓之後無復有興起之望矣直慨嘆想慕之而已

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

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輯錄程子因詳辨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風之終之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

示循眾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尤足以

補程子之說故並載之○嘗釋吳師道曰先儒

謂匪風下泉居變風之終以明亂之可治變之

可正也嘗因是而合觀二國之風乃知聖人非

獨於二篇為然夫槍曹其地褊小當以節後為

先在上者惟好羔裘之繁其衣服時蠶之衣裳

楚楚其下效之必有其焉素冠之棘人安得而

見乎彼其之子安得而不三衣赤帶乎素冠當

服而不服者也亦不不當服而服者也由此失

其道故下失其常也禮制廢壞奪於情欲故

其反不如物之無知無家也小人進而君子退

威儀無度用心不盡故以鳴鳩起興而棄淑人

稱之反也夫端慤而無情欲者質之美也其儀

矣然此皆周室陵夷政教衰微上無明王下無

賢伯在位皆小人是以政煩賦重民生困弊以至此極西周之思其能已乎聖人於魯曹小國者之以見其困之尤甚思之尤切此匪風下之所以為終而其來意皆主於思賢以為有賢者作則反之之易聖人之意深矣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鄭衛淫僻齊陳荒城王衰微秦強盛魏儉盡
禘急唐憂深思速檢曹窮困而思治此諸國
變風之
大畧也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七

理